

婚
姻
家
庭

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,还是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?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,他们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,现实又是另一回事。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,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,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的枷锁,更是一台“金钱粉碎机”。她焦虑、烦躁、易怒,时不时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。在这一波三折的育儿过程中,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……



汪露露决定不再和吕森讨论工作的问题
心里是这样想的,可知道吕森工作真变动的时候,汪露露反倒比吕森更生气更愤怒。她像一只膨胀了的刺猬随时想扎到敌人身上。

俗语说得好,嫁鸡随鸡,嫁狗随狗。汪露露嫁了吕森也就只好认了,不是人不好,而是太善良。都说好人有好报,可像吕森这么善良的好男人怎么就总吃亏呢?汪露露也迷信起来。不过话又说回来,都说赌场失意情场得意,说不定吕森会在什么场上得意一下呢。静观其变吧。

打定主意的汪露露决定不再和吕森讨论工作的问题,她开始讨好对方。这个时候吕森正在难过,不可以继续火上浇油了。

汪露露醒悟了,她要做一个不成功男人背后的那个成功的女人。

吕森是个不服输的,既然调动了工作,那就等于重新开始。大学毕业的时候日子那么难过都熬过来了,更何况现在自己还有不少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。就算不拼年龄,拼这些也能在社会上站稳脚跟。而汪露露所说的话更对他起到了促进作用,“学学越王勾践,卧薪尝胆”。为了儿子,就算再苦再累,也要拼了。

汪露露当然不会看着吕森一个人打拼,她又开始通过其他渠道给一些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。虽然写策划并不是她的强项,可凭借着多年在媒体工作的知名度,她的稿子还是被很多公司认可的。尽管稿费不算丰厚,但作为添补家用的资金,也是很可观的。

多数家庭结构通常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,也就是说,谁挣得多谁说的话就会有威信。汪露露和吕森组建的小家也不例外。

原本大家挣得不相上下时,由于吕

森在公司的权力大一些,所以他说话的力度就

不比汪露露大。不过现在不一样了,吕森觉得自己从底气上就矮了一大截。别看汪露露在家休产假,可她东拼西凑弄到的钱居然不比上班的时候挣得少,偶尔要是发挥失常了,居然比上班时挣得还要多。这无形中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,当然也是一股巨大的压力。男人嘛,无论如何都要比女人强,否则很容易被人称为吃软饭的。尽管汪露露不介意,可吕森很介意,大男子主义的劲头在这个时候涌现出来。

不过人要在社会上混,必须要有社会环境。所谓的社会环境就是你所接触的人际圈子。汪露露是城市里长大的孩子,亲朋好友自然比吕森要多得多。而吕森所认识的人无非就是单位的同事以及同学,真正能帮上自己的还真是少之又少。书到用时方恨少,人到用时也有这种感觉,更何况吕森所学的专业在这个时候颇受限制。人家汪露露可以写东西挣钱,吕森总不能开个宠物医院挣钱吧,他都近十年没拿手术刀了。虽然不是在人身上下手,可动物也是生命啊。在对待生命这个问题上,他还是很有医德很严肃的。

汪露露看着吕森日渐消沉的样子,格外担心,可又苦于找不到适合的方法劝慰对方。不过唯一值得庆幸的是,吕森只要看到霖霖,无论有多么不开心,他都会展开笑容对待儿子。“宝宝乖,让爸爸亲亲。”他经常说这句话,似乎和汪露露倒没有什么话可说了,夫妻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。

25

军
民
情
深

藏北高原有风光奇绝、气象万千的雪山、草原、湖泊,有精怪神秘的野生动物,更有纯朴善良、忠厚热情、不畏艰险、勇往直前的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。或许,这里是人间天堂,是灵魂的炼狱,是无所畏惧的人挑战生存环境、生命极限的运动场。在这里,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们同舟共济,谱写了一段情深意长、英勇悲壮、令人感怀至深的佳话。

战士们都在如饥似渴地看着家信

“当然。”何玉两道修长的眉毛扬了扬,瓜子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,“六七个月没有看到信了,不怕您笑话,盼信都盼得眼发直了。”

“都收到不少信吧?”陈小妹转身问郭双喜。“可不,少的也收到十多封。”

陈小妹意识到,既然没有要做的事,何不让他们趁早看家信呢。家书抵万金啊,对家庭、家乡这半年多发生的事情,他们一定太渴望了解了。她向同来的文工团员使了个眼色,边走边说:“打扰了,打扰了,明天见。”

战士们确实都在如饥似渴地看着家信。一班宿舍静悄悄的,间或发出翻动信纸的声音。一班长郭双喜已把19封来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,又把信依次摆好,看来准备看第二遍了。每封信都是哥哥写的,说是哥哥,其实只比双喜早出生半个多小时。

这对双胞胎老大叫大喜,老二自然叫双喜了。上世纪50年代初甘肃武威的小山村两个男娃呱呱坠地,一家人自然乐得合不拢嘴,但双喜妈还没坐完月子,麻烦事就一桩接一桩地来了。不要说多少天见不到荤腥,就是小米汤也难得喝上一顿,一日三餐只能靠洋芋蛋填肚子还填不饱,奶水越来越少,饿得大喜、双喜常常哇哇啼哭。小孙子哭,当奶奶的愁,为省点粮食换食物奶孩子,老人忍饥挨饿地过日子,本来就羸弱的身体更加弱不禁风,没过多久就一病不起了。兄弟俩从小过惯了苦日子,从来不说苦滋味。可哥哥大喜这大半年的来信,字里行间咋有那么多处道出苦了呢?

哥在信中说:咱农村人不怕苦,就怕人有病,俺有病自己扛着,特怕老人有病。你8月份(去年8月)寄来的30块钱,妈住院看心脏病还

差十几块,卖了一只羊,又卖了一点儿,够妈住院了……

郭双喜叹了一口气,挑出第五封信,信上说:你10月份寄来的30块钱,俺是12月收到的。本想给妈和爹一人做件棉衣,可妈又住院了。花了这些钱,又卖了两只羊。羊全卖完了,还了妈住院的钱。妈身体实在太弱了,特怕冷,咱妹拆了她的棉袄给妈的破袄缝补了一遍,妈过冬有厚袄了,可苦了咱妹,冻得受不了,用铺床的棉花套缝了个半截袖的袄穿。

熄灯号吹响了,宿舍里熄了灯,郭双喜想着家里发生的事,心里像塞了一条马尾,乱糟糟的没有一丝睡意。听着战友们高高低低的鼾睡声,他拧亮枕头边的手电筒,轻声轻脚地翻出第七封信。信上说:再有一个多月就过年了,咱家里来了两个解放军,说是到跟咱搭界的邻县接兵的。有个高个子四方脸的人,还有一个30多岁圆脸膛的人。俺问他名字,他说他叫马前进。俺问那高个子叫啥名字,他不说话。那圆脸膛喊他团长。他俩送来一袋小米,有50斤重,那团长还给咱爹20块钱。他们说跟你是一个团的,团长是个大干部吧,硬是走了30里山路来咱家。咱爹说,你当兵虽快4年了,能回来看看就回一趟,回不来要好好干,边防苦,要的就是咱们能吃苦的人,你可一定要记住爹的话呀。

一股热血涌上郭双喜的心头,他再也躺不住了,蹑手蹑脚地下了床铺,随手穿上棉衣棉裤,蹬上毛头鞋,蹑着脚尖走到门口。门拉开了一道缝,一阵寒风迎面扑来,他禁不住打了个寒战,一闪身来到门外。

05

